

## 第二十二章 進退兩難

彈指間，楚瑜已在娘家住了將近半個月了。何氏對外稱她生病，才接她回國公府靜養，可是朱墨日日過來，兩口子又總避不見面，難免讓有些人生出猜疑。

三月風光正好，院中的藤蘿花枝下紮了幾個秋千架，一群女孩子嬉戲笑鬧不止。楚瑜這個出嫁了的媳婦，以及楚珊這些個大姑娘自然得自持身分，不能和小孩子玩到一處去，只揀了一塊有香花的陰涼處閒坐。

楚珊見楚瑜的目光牢牢鎖在那群小孩子身上，不禁赧然道：「那是我姨母家中幾個庶出女兒，難得上京一回，便都帶了過來。」

大夫人娘家的幾個姊妹嫁得並不好，這一個尤其如此，據說夫家遠在涼州，窮山惡水之地，生活並不富足，偶爾會上京來打些秋風。

到底是一家子親戚，大夫人縱然心有不悅，也不得不敷衍著。

雖則楚珊已經許好人家，約定今年秋歲便要出閣，已算是別人家的人了，可對於姨母一家拖兒帶女前來的行徑，她仍頗覺羞慚。

楚瑜知她誤解，忙道：「這也沒什麼，咱們家本就冷清，多些人正好熱鬧熱鬧，何況妳在家中也待不了幾個月，往後想見還見不著呢。」

楚珊見她這樣體貼，感激的握了握她的手，「好妹妹。」

楚瑜倒有些不好意思，其實她見著那幾個孩子時，並沒有想到他們是大伯母的親戚，只是心中羨慕得緊，想著何時她也能有個孩子便好了。

楚璃風擺楊柳般嫋嫋婷婷地從涼棚裡過來，咯咯笑道：「六妹身子好些了，能出來曬太陽了，到底是國公府的水土好，比以前更加滋潤了。」

這話分明意指楚瑜占用了娘家的嚼吃穿住，真是狗嘴裡吐不出象牙來。

楚瑜臉上一黑，卻沒發作。

儘管是一家子姊妹，嫁過人和沒嫁人畢竟不一樣，她要是撇下臉面和一個未出閣的小姐計較，那才真是有失身分。

楚珊挽起楚瑜的手，背轉身淡淡道：「四妹管得也太寬了，六妹難道就不是咱們家裡的人？一家子何必說兩家人！」

「瞧姊姊這話，我哪是嫌棄，我巴不得他們常來呢！」楚璃用一把檀香扇遮住臉，嬌豔的紅唇在扇子縫裡半吐半露，「六妹在府裡養病就罷了，連姑爺也省了一頓嚼吃，每日走馬燈似的轉來轉去，不過這又是何必？乾脆兩口子一齊住進來得了，反正咱們國公府也不愁房子。」

她許是針對楚瑜，可這話落在楚珊耳裡很有幾分指桑罵槐的意味——她母家的親戚也在這裡呢！

楚珊懶得理她，親親熱熱的向楚瑜道：「妹妹，外頭風大，咱們先進去吧。」

兩人由丫鬟陪同著進了屋子，楚珊悄悄向楚瑜道：「四妹就是那副性子，妳別把她的話放在心上。」又朝楚璃那頭努了努嘴，嗤笑道：「我看她也是情急生亂了，才把氣撒在咱們頭上。郁貴妃看不上她，和咱們有什麼干係？她倒會遷怒於人！」

楚瑜一聽這話大有玄機，驚訝道：「原來安王真的有意與楚家聯姻？」

聯姻倒不稀奇，奇怪的是這件事從去年談到今年，居然還沒有定論。

楚珊歎了一聲，水蜜桃一般飽滿的臉上露出幾分憂色，「不過就是混著罷了，並沒有明指。安王畢竟是個鰥夫，滿城的閨秀雖多，認真挑起來也沒幾家，只有咱們這窮國公府上趕著罷了。」

她想起什麼，扳著楚瑜的肩膀道：「妳道這事好不好笑？上個月皇后娘娘辦賞花宴，咱們家的姊妹也應邀前去，若干貴女裡頭，郁貴妃就只拉著五妹說話，可把四妹氣壞了，從此再不肯搭理珩兒，珩兒白吃了一頓排頭，少不得忍氣吞聲。」她又哼哼道：「要我說，寧願五妹嫁過去。想想先王妃還遺下兩個孩子，四妹的性子這般，一個照顧不周，興許就落得個苛待繼子的名聲，咱們國公府亦跟著蒙羞。」

楚瑜聽了雖覺認可，心裡卻尋思著，楚珩溫柔嫻靜，的確招長輩喜歡，可安王納妃總得講究門當戶對，論起嫡庶，還真是楚璃的機會大些。

想到楚璃一旦成為安王妃，興許便會明裡暗裡的與她為難，楚瑜不由暗暗叫苦。她若是還在朱家倒好些，至少衛尉夫人的身分能給她庇護，可若是在娘家久居，指不定就要常常受到楚璃冷眼了。

想到此處，楚瑜心裡那竿「回不回去」的天平不由得傾斜些許。

楚珊正一臉殷勤的望著她，似乎想聽聽楚瑜對於這門親事的看法，可她能有什麼看法？三房交利不交心，何氏與大夫人也只是面子上的和睦，更不可能從中做說客。

楚瑜想了想便打趣道：「婚姻大事總得父母之命，咱們是管不了的，倒是妳出閣的事辦得怎麼樣了？聽說中書侍郎家的二公子風姿秀美絕倫，難得的是家風清正，不知羨煞了京中多少如花美眷。」她知楚珊對於這樁婚事是極其滿意的，否則也不會沒日沒夜的忙著繡嫁妝。

楚珊臉上一紅，輕輕在楚瑜肩頭敲一下，道：「別光扯別人，妳自己呢？妳哄得了旁人，咱倆可是一起長大的，彼此有幾根頭髮絲都一清二楚，我能不曉得妳的心思？朱大人天天過來，妳又假託有病，我不信誰家夫妻會生分成這樣！」

楚瑜低頭不語，她也沒想過瞞騙所有人，只是面子上實在過不去。

「妳呀，還是和兒時一般倔強！」楚珊歎道：「須知過剛易折，上善若水，過日子哪能丁是丁、卯是卯的，少不得彼此遷就些。我不知妳與朱大人之間有何誤會，他如今既然誠心悔過，妳何不順水推舟原諒了他，難道真的一輩子不再見面了？」

「他才不是誠心呢！」楚瑜嘴硬道。

其實她也知道這話近乎苛責，朱墨要真的心中無她，只管不聞不問便是了，何必明知道以清高聞名的國公府有多不待見他，仍放低身段天天過來串門子。

這些日子閉鎖蝸居，楚瑜心中的怒意減輕了些，漸漸也開始反思己過。

她的確是太過衝動了，要麼就乾脆和離，要麼重歸於好，現在卻是兩頭不靠，指不定娘家這些奴僕也嫌她住得煩呢！

楚珊見她眉心微蹙，便不再多說，只挽起她的胳膊，「我這些日子也忙得不耐，妳若得閒，過來幫我揀揀花線吧。」

楚瑜當然一口答應。

從楚珊那裡聽了許多勸告回來，楚瑜覺得耳朵都快起繭子了，倒是讓她耗在楚家的決心動搖了些——比起每天被人這樣訓導，還不如回去面對朱墨那張討人嫌的笑臉呢。

楚瑜唉聲歎氣一回，想向何氏討個主意，誰知找了盼春過來，卻聽到何氏有客來訪，來的不是別人，正是朱宅那位統領內院的南嬪嬪。

楚瑜面上有些呆呆的，「母親怎麼自己去見了，也不叫上我？」

「夫人說您身子未癒，不必理會這些瑣事，她會安排好的。」盼春道。

原來何氏深知這精明的婦人比朱墨更難對付，早有心會一會這位朱府內宅實際上的掌權人。

女兒若想在夫家立起來，少不得得將這位嬪嬪的勢頭打壓下去。何況，朱墨給女兒下藥一事，這位嬪嬪未必不曉得。

何氏款款整衣來到花廳，南嬪嬪已等候多時，她穿著一身青緞衣衫，儀容樸素清潔，不像是來討人的，倒像是來做客的。

見何氏露面，她立刻從椅子上起身，不卑不亢的道：「三夫人，可否讓奴婢見見我家夫人？」

沒有問在不在，而是直接提出見面，可知其目的明確，語氣雖然柔和，態度卻是強硬不容反駁的。

何氏笑了笑，「是朱大人病了，還是府裡出了什麼亂子？若是病了，只管到寶芝堂去請大夫，若是其餘的事，朱家不一向是由妳在掌管的麼？」

她可不管什麼宮裡不宮裡的，一個婆子再厲害，也是朱家的人，還想到國公府來耀武揚威不成？

甚至於女兒所受的委屈，她也有一半算在這婆子頭上。

南嬪嬪並未如她想像中惱羞成怒，而是打量她片刻，鎮定說道：「三夫人，奴婢不是來和您吵架的，只是替我家大人感到不平，其中情由並不是您想的那般。」

何氏揮了揮手裡的涼玉扇，輕輕笑道：「願聞其詳。」

她可不信這婆子會這樣好心，想來是聽了朱墨的話才來做說客，不過她倒是很想聽聽此人能有何說法。女兒糊塗，只顧著兒女私情，卻忽視了最重要的問題，那便是內宅的權柄，朱墨打算一直讓這老奴凌駕於當家太太之上不成？

「三夫人所謂奴婢攬權，其實不是這般，這都是聽從朱大人的意思，奴婢並不敢踰矩。」南嬪嬪恭恭敬敬的道。

何氏心道：說是如此說，誰知道背地裡搞了什麼鬼名堂，指不定使些手段哄騙主子也未可知，把楚瑜這位年輕夫人拿捏在手心裡，能得的好處可不少呢。

事先存下此等想法，何氏自然不多理會，只懶懶聽著。

南嬪嬪見她不言，繼續道：「朱大人當初請來奴婢，是因身畔沒個親信，好幫他料理內宅瑣事。後來新夫人入門，這擔子自然得卸下，可您也清楚，咱們夫人年輕尚輕，於人情料理上尚不純熟，非長年累月不足以建立威信，總得循序漸進，咱們才能放心。且朱大人雖為京官，卻常奉命遷往別處，新夫人若一道隨從，則京中無人。大人正為如此考慮，才讓奴婢暫代其職，其實皆為彼此方便。」

當南嬖嬖說到楚瑜能力不足那段，何氏眉心跳了跳。女不教母之過，可他們也不想，婚事來得如此倉促，她哪來功夫教導楚瑜持家之道？

及至聽到後面南嬖嬖冠冕堂皇的話，何氏唇畔不由逸出一絲冷笑，輕輕說道：「照這般看來，朱大人並非要求一位持家有道的賢婦，而是能與其偕行山水之人，對嗎？」怎見得她家女兒是個不堪大用的！

南嬖嬖默然，似乎認同她的話，半晌方道：「奴婢不知大人是怎麼想的，奴婢只知道，這樁婚事乃大人志在必得，所要求娶之人，也唯有楚六小姐一個，海枯石爛不可改也。」

這種話不像一個嬖嬖所能說出來的，想必是朱墨教她的。何氏情知再問也問不出什麼來，略略頷首，「我明白了，先退下吧，等小女身子痊癒，她會回去的。」依舊是敷衍朱墨的那套託辭。

南嬖嬖欠身施禮告退。

何氏看著她穩健的身姿，陡然問道：「給瑜兒下藥一事，嬖嬖也是知情的吧？」

南嬖嬖沉默一剎，緩緩點頭道：「是。那是大人的差遣，奴婢自然得聽命。」

「原來妳眼裡只有衛尉大人而已，夫人好不好自然與妳沒什麼干係，可見這忠心也得分人。」何氏臉上的嘲諷意味頗濃。

被指責私心有失偏頗，南嬖嬖卻沒什麼反應，只靜靜道：「奴婢不止對大人忠心，對夫人其實也是一樣的，因為大人一定不會真正傷害夫人，他所做的一切一定是為了她好。」

這一點南嬖嬖從前或許心存疑慮，但現在則是完全肯定了。她從未見朱墨對任何人這樣上心過，在他那張笑語斑駁的面孔之下，潛藏的是枯索與無味。可是自從楚瑜嫁進門後，府中的生活陡然變得熱鬧起來，這熱鬧是楚瑜帶來的，如今她一離開，一切彷彿變回了原樣。

南嬖嬖想到朱墨在那間幽暗的書房，夜間一個人靜靜獨坐，心裡便忍不住揪疼。她知道這孩子的苦楚，也知道那是為了什麼，所以才想親自上門遊說，將楚瑜勸回去。

但不知這一次能不能成功？

何氏送走客人，照例來到楚瑜房裡，將適才的談話複述了一遍，並輕輕嗤道：「這老婆子花言巧語，慣會哄人落淚，和朱十三如出一轍，果真上梁不正下梁歪。」

楚瑜只覺眉心突突的跳，忙問道：「那娘您是怎麼說的？有沒有答應她？」

「答應她？怎麼可能！」何氏肅聲道：「我楚家幾時需對一個下人低聲下氣了？他們主僕倆沆瀣一氣，將妳玩弄於股掌之間，這口氣我斷不能輕易吞下。」

楚瑜聽了不由默默，其實她的心思已經有所鬆動，本想趁這個機會順水推舟回去，誰知何氏倒乾脆替她回絕了，她都不知該不該感激母親的好意。

何氏斜了她一眼，「怎麼？妳不會心軟了吧？別人說幾句好聽的話，妳就被哄得暈頭轉向了？」

楚瑜忙攬著她的腰，親暱說道：「怎麼會，女兒巴不得在娘身邊多盡孝幾日呢。」

「這才是我的好女兒。」何氏滿意道，「總之，妳難得回來，娘總得全心照拂好

妳，至於別的，妳不必理會，隨他們自己去吧。」

楚瑜嘴裡答應著，心裡不由暗暗嘀咕，母親先前明明還苦勸自己回去呢，現在卻跟換了個人般，硬要將她留在家裡。

她沒有留意到，何氏踩過門檻時，悄悄露出一抹笑臉。

果然對付性子倔的人就得反其道而行之，這不，漸漸開始回心轉意了吧。

楚瑜被何氏的安慰弄得叫苦不已，如今就是想回去也拉不下臉來，真是愁煞人也。以往這時段朱墨總會過來逗弄她一番，楚瑜本來很不待見這種胡鬧行徑，可今夜卻巴不得快點見到朱墨的面。她希望兩人合力想出一個妥善法子，最好是朱府那邊態度再強硬一點兒，好讓她能夠體面的回去。

至於在交涉過程中朱墨會提出何種無理要求，楚瑜一時也顧不得許多了。

她守在窗邊盼星星盼月亮，誰知等到月上中天，還是不見那登徒子翻牆而入。

楚瑜望得眼皮子打架，無奈之下，只得先上床睡去。

次日清早她便叫盼春進來，問起朱府那頭的動靜。萬一這丫頭斗膽笑話她，她便打算疾言厲色對付過去。

誰知盼春的回答竟很乾脆，「朱大人今日休沐，聽說往西山獵場去了。」

楚瑜不禁起了警覺，「他去那兒做什麼？」

「奴婢也不清楚，興許是一時興起吧。」盼春記起自家夫人的仇恨，因此笑著不再多說。

她哪知楚瑜現在的心思已不在那件事上了，之所以耗著不肯回去，無非是賭腔子裡的一口氣而已，只消一個下臺階，她便願意收拾東西返回朱家。

楚瑜愈想愈覺得蹊蹺，朱墨向來以文士自居，甚少在人前展露武藝，好端端的怎會跑到西山去？他素日結交的那群酒囊飯袋也沒聽說有這個喜好的。

楚瑜腦子一轉，冷汗不禁涇涇從額間流下，「快去看看哥哥在不在！」

希望事情不要如她想像的那般。

盼春打探的結果不出楚瑜所料，楚蒙果然一大早就出門去，還捎上了弓與箭袋。用不著細細詢問，楚瑜用腳指頭都能想得出來，哥哥一定是想為她打抱不平，才特意約朱墨去西山比騎射。

她不由恨恨的道：「真是傻瓜！」也不知是說尋釁滋事的楚蒙傻，還是說貿然應約的朱墨傻。

盼春臉上有些惶然，「夫人，這可怎麼辦？」

無論哪方受傷都不是一件好事。比起來，倒是大人更值得擔心些，他畢竟是個書生，而大少爺可是有一腔勇力的。

楚瑜雖不像她那樣著急，心裡也覺煩躁得厲害。

不知朱墨會不會是哥哥的對手，縱然他有些武功底子，到底比不得哥哥是真刀真槍裡拚殺過的。退一萬步講，就算他僥倖打贏了哥哥，哥哥那性子也煩得厲害，贏了便要大肆宣揚，若比輸了，卻要纏著再比，簡直和一塊狗皮膏藥一般，若非

他這般好武，母親當初也不會忍心將他送到西北軍營去。

這回他故意邀上朱墨，不曉得是真心為自己出頭，還是想趁機過過打架的乾癮，楚瑜嘀咕著。

光想想都覺得頭疼欲裂，她用力將凳子踢翻，賭氣道：「不管了，隨他們去吧！」開弓沒有回頭箭，反正勸也難勸回。

盼春內心焦灼，正要再差人細細打聽西山的情形，就見望秋一臉訝異的過來，「夫人可聽說那件事了？」

「聽到了，不就是場比試嗎，有什麼稀奇的。」楚瑜不耐道。

望秋見她回答得風馬牛不相及，不由啼笑皆非，忙道：「不是這個，是咱們到衡陽那件事。」她原原本本的將朱墨處置謝蘭的經過說出來，並道：「還是成柱偶然露出口風，奴婢才得以打探出來，不承想會瞞咱們這麼久。」

楚瑜聽得呆住，「事情果真如此嗎？」

「怎麼不真？那小蹄子和趙知府一家仇怨不淺，才故意找上咱們，想藉機為她死了的老子娘申冤。若非大人發現得及時，只怕這蹄子的奸謀便得逞了。」望秋撇了撇嘴，「夫人您現在明白了吧，大人若真不想讓您懷孩子，直接放手便是了，何必煞費苦心將謝蘭趕走，不是橫生波折嗎？」

盼春聽了不免心驚，要是大人發現得晚一點，或是乾脆裝不知道，自家夫人或許就再也不能生育了。她恨恨道：「好一個狼心狗肺的謝蘭，枉咱們好心救她，居然想反過來害咱們！」又看著楚瑜道：「夫人，這般瞧來，大人對您果然是真心實意，先前咱們的確是誤會了他。」

楚瑜心頭愧疚與疑慮一併交織著，憋得臉紅頭脹，半晌才開口道：「這件事他也瞞著我！」

兩個丫鬟都見不得她這樣冤枉人，紛紛說道：「夫人您這樣說就太不公平了，大人不也是好心怕您生氣嗎？當時那種情況，誰知道您信不信，萬一讓謝蘭那蹄子有機可乘便糟了。您也是，好心偏當成驢肝肺，難道這件事還不能看出大人的為人？」

楚瑜被兩人七嘴八舌吵得心亂，腦子裡也成了一團漿糊般亂糟糟，只得問道：「那妳們說該怎麼辦？」

兩人不做聲了，解鈴還須繫鈴人，誰受的委屈還得由肇事者來彌補。自家夫人氣也氣過了，鬧也鬧夠了，如今也該做點好事了吧？

楚瑜被鬼靈精們盯得無法，只得勉強開口，「我知道了，等他再來我會說的。」

可萬一今日朱墨傷在了楚蒙手下，或是技高一籌，將楚蒙打傷了，那事情可就真不好收拾了。

楚瑜不禁幽幽的歎了口氣，明明她只是想回娘家散散心而已，怎麼事情反倒更麻煩了呢？

### 第二十三章 打發玲瓏

緊挨著青石磚地的一進朱紅院落內，朱墨正著人收拾鞍韉弓矢，面上看不出緊張，彷彿只是將和人喝酒暢飲一般。

成柱卻苦著一張臉，眉頭幾乎皺成川字，「大人，您難道真要與那蠻子比試不成？文不文武不武的，這算什麼呀！」

朱墨抿起的薄唇兩側帶有細小彎鉤，是含蓄而克制的笑意，他說道：「有什麼大不了的，彼此戲耍而已，認真咱們就輸了。」

大舅兄護妹心切，朱墨自然樂意奉陪，要讓那滿身尖刺的小刺蝟卸下防備，當然得從她身邊的人入手，各個擊破才好。

成柱見自家大人笑意微妙，彷彿在盤算什麼，不由打了個寒噤。

從馬廄牽馬出來時，主僕倆遇見了南嬖嬖。

南嬖嬖微微欠身，遲疑說道：「奴婢無能，還是沒能將夫人迎回。」

她面有慚色，因為昨日的擅作主張的確並非出自朱墨授意，本以為能順利見到夫人，孰料薑還是老的辣，到底沒能打動何氏。

「嬖嬖不必自責，妳已經盡心了。」朱墨寬慰道，「夫人若是想明白，她自己會回來的，妳就不用多操心了。」

南嬖嬖聽了這話微微詫異，明明前幾日還愁得不得了，怎麼今日反而顯得雲淡風輕？她都快摸不清這位主子心裡的想法了。

朱墨不打算和她多解釋，目光越過她，投向迴廊下。

玲瓏正在臺階下晾衣裳，春寒初退，她已經換上薄衫，透過淡紅的輕紗隱約可見如玉如雪的肌膚，真是一身好皮肉。

玲瓏顯然發覺朱墨在注視自己，非但不避，反倒玉容微抬，露出兩排編貝般的細齒，是大膽的挑逗之意。

南嬖嬖沒想到自己才離開一日，這丫鬢就任性妄為至此，倒顯得自己這個管家人疏忽失職，忙陪笑道：「乍暖還寒的，玲瓏這丫頭也不怕凍著，奴婢等會兒就親自勸勸她……」

朱墨輕聲打斷道：「不用了，妳帶她來書房見我吧。」

南嬖嬖吃了一驚，幾乎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，莫非夫人才離開半月，大人就耐不住空虛寂寞，要將玲瓏開臉收房了？

朱墨見她一臉狐疑，只微笑道：「去吧。」

南嬖嬖縱有滿肚子的不明白，亦只能應道：「是。」

那廂玲瓏聽到南嬖嬖傳話，自是喜孜孜雀躍不已，立刻翻箱倒櫃尋衣裳，要換一身嬌媚撩人的裝束，好增添她的美色。

雖然她身上這件淡紅紗衫是新做的，朱墨才見過，可是多更一次衣也無妨，反正男人總是圖新鮮的。

南嬖嬖見她如蜂蝶一般輕狂浮浪，不由警告道：「妳別打錯了主意，大人見妳未必是好事，仔細犯了他的忌諱。」

玲瓏嘴裡輕輕巧巧的應了聲「是」，其實心裡頗不以為然。

這老婆子算什麼東西，她和大人可是從小長大的情分呢，當初在尚書府裡她處處多加照拂，連樹上的果子都任其摘取——要知道，她嬖子當初看守果園時，那

些無賴小廝連一粒種子都撈不著。

想她玲瓏這般美貌，幾時對第二個人這樣好過？如今大人雖然飛黃騰達，難道就能忘卻昔日的交情嗎？也不怕人笑話！

衣飾一新的玲瓏來到書房時，只見朱墨正認真擦拭他那把薄如蟬翼的匕首，想是為了應付下午的比試。

她上前脆生生喚道：「大人，您真應了楚家那蠻子的挑釁啊？他那種人家哪知道什麼禮數，手腳粗蠻不說，仔細傷著了您，怕半句道歉都不會多說的。」

要說這玲瓏也是昏了頭，想著朱墨召自己總無其他要事，多半是為了收房，不由得飄飄然起來，說話的底氣也足了許多。

朱墨沒有理她這句話，而是含笑招手，「妳過來。」

玲瓏被他的笑意晃得心頭亂跳不已，臉色也透出緋紅來，她步履翩然走上前去，越發肯定了原先的猜測，更加欣喜，這件事她已經盼了許久了。

朱墨待她近前，和藹的問道：「妳在朱家待多久了？」

都問起資歷來了，可不就是要提拔她了嗎！玲瓏心頭一陣狂喜，故作矜持的道：「回大人的話，已經一年有餘了。」

朱墨嗯了一聲，輕輕頷首道：「已經這麼久了，看樣子，是該為妳尋一個更好的歸宿。」

這話簡直不是暗示，而是明示了，玲瓏激動得渾身都亂顫起來，忙壓低嗓子，嬌滴滴的道：「奴婢悉聽大人吩咐。」

「那好，我如今給妳兩條路走，或是送妳回林家，妳在尚書府所得的月錢，亦加添一倍給妳；或是讓南嬾嬾為妳尋一戶人家，所需的嫁妝銀錢我一併負擔，妳覺得如何？」朱墨溫聲道，他向來是好脾氣的，對奴僕也是沒話說。

玲瓏正忙著吸氣吐氣，好緩解躁動緊張的情緒，誰知聽到的卻是這樣一番話，她才憋住的一口氣立時便泄了，難以置信的望著座上人，「大人您要趕我走？」

「不是趕妳，只是這朱府實在與妳不相宜。我若強留妳下來，又不給妳妥善的安置，那不是耽擱妳嗎？」

聽著他如涓涓細流般的平緩語調，玲瓏忍不住淚眼模糊起來，「大人，奴婢總念著從前在尚書府的情景，只想著能遠遠見大人一面便好，如今大人留奴婢在身邊服侍，奴婢更是感恩戴德，為何您卻如此狠心，一定要趕奴婢離去？」

她使出最後一招感情牌，這是她唯一擁有的殺手鐮，因為她知道回憶是最管用的。可是朱墨並未如她想像一般被打動，依舊平和的說道：「玲瓏，妳是個好姑娘，大可以嫁去平頭正臉的人家成為良妻，為何要自甘卑屈？明知不可為而為之，這樣的想頭不是太糊塗了嗎？」

玲瓏拚命搖著頭，只是嗚嗚哭著。

朱墨頓了頓，臉上已顯出幾分冷峻來，「妳若堅決不肯，我也只好讓南嬾嬾叫幾個人牙子來，天大地大，總有妳的容身之地。」

這也許是唬人的話，可他的語氣又不像是在開玩笑。寧可信其有，不可信其無，玲瓏到底有些懼怕，漸漸收住淚，見朱墨面色冷然，無計可施的她只得伏地磕了



個頭，哽咽道：「那就請大人將奴婢送回尚書府吧，奴婢的家人還在府中，奴婢不願捨他們而去。」

沒想到朱墨真這般狠心，玲瓏也只好選擇一條對自己最好的出路，留在林家，至少以後還有希望，可若是任由南嬾嬾將她許嫁，誰知道會找些什麼人來，也許會遠遠地嫁去南邊也說不定，這婆子可是慣會看人下菜碟的。

朱墨似乎對她的答覆很滿意，「如此甚好，妳本是林大人差人送來的，見妳完璧歸趙，林大人想必很高興。」

可不正是「完璧歸趙」嗎，玲瓏心頭如在滴血，勉強擠出一絲笑意，「大人執意要為奴婢另謀出路，究竟是出於您自己的心意，還是受了別人的指使？」

這話問得頗為大膽，可她著實不平，即便是在最後，也要確定自己敗在何人之手，否則看著一腔真心付諸東流，她好不甘心。

她在府裡待了許久，大人對她縱使不算熱情，可也從未說要打發她出去，偏偏是去過楚家幾遭之後，才說起這番話來，容不得她不多想。

朱墨靜靜地看著她，「妳真想知道麼？」

玲瓏渾身的勇氣陡然消失於無形，整個人一軟，她露出一絲苦笑，「奴婢無禮了，大人莫要怪奴婢冒昧。」

她鄭重的拜了三拜，才無精打采的低頭離去。

朱墨全神貫注繼續手裡的工作，待匕首的刃尖打磨得銳利光亮，才沉聲道：「進來吧。」

雕花木門外出現一個鬼頭鬼腦的身影，成柱一臉尷尬的進來，「好好的，大人怎麼想起玲瓏姑娘來了？」

「你想知道些什麼？是不是也要說給那邊聽？」朱墨望著他微微笑道。

成柱嚇了一跳，「小的不敢。」

朱墨卻於此時負手站起身來，「無妨，我也沒怪你。」他幽黑的瞳仁中驀地閃過一絲笑意，「守不住祕密是你的壞處，也是你的好處。」

「啊？」這下成柱的榆木腦袋可就真的不能理解了。

朱墨懶得與他多費唇舌，隨口問道：「現在什麼時辰了？」

「已經午時二刻了。」成柱知道他關心比試的事，「咱們若要及時趕去西山，最遲再過兩刻便要出發。」他想了想，道：「大人，咱們要不要帶些金瘡藥在身上？」畢竟刀劍無眼，指不定會是誰掛彩。

朱墨輕輕「唔」了聲，也不知聽沒聽見，繼而輕輕笑道：「帶上吧。」他的目光落在書案上的一盒胭脂膏上，那是他從楚瑜的妝臺裡搜羅來的。

非常無心的，他將那盒胭脂揣進袖裡。

不提主僕二人應付比武的忙亂，楚瑜在娘家亦是坐立難安，午膳的時候雖然埋頭盯著飯粒，卻是食不知味，完全沒意識到自己吃了些什麼，直到何氏用筷子在她碗沿連敲了幾下，她才猛地回過神來。

何氏信奉食不言寢不語的戒條，用飯的時候相當肅然，楚瑜本不該在這時打擾她，可那件事攪得她牽腸掛肚，不得不開口問道：「今兒怎麼沒看見哥哥？母親

可知他往哪兒去了？」語氣是相當小心的。

何氏手腳麻溜的夾了一塊江珧柱，爽利回道：「他找朱十三決鬥去了，說是在西山圍場。」

楚瑜沒想到她回答得這樣乾脆，有些不能置信，「母親怎麼不攔住他？成日打打殺殺的，像什麼樣子！」

「我為什麼要攔？」何氏睨了她一眼，顯然並未當一回事，「妳哥哥正在血氣方剛的年紀，年輕人彼此切磋武藝算得了什麼，又不是為非作歹。」

「若是不小心受傷掛彩呢？」楚瑜咬著唇道。

何氏放下筷子，專注的看向她，「妳哥哥雖不學無術，一身本領卻是實打實的，妳覺得別人傷得了他嗎？」她挑了挑眉，「還是說，妳擔心的是朱十三？」

楚瑜臉紅了，忙埋頭扒了一口青菜，輕咳著道：「大人有官職在身，若因此耽擱了公務總是不好。」

何氏面上一副平平淡淡的神情，「他那樣對妳吃點苦頭也是應當，即便死了也沒什麼，反正他們朱家也沒個族中長輩約束，妳正好可以搬出來。」

楚瑜被何氏的話噎得無言以對。儘管先前有一段日子她的確是這麼想的，可是從別人嘴裡說出來，難免讓人心驚肉跳。萬一母親一語成讖，那人果真命喪西山該怎麼辦？她可不願做寡婦，哪怕是個有錢的寡婦。

一整個下午楚瑜都是在徘徊猶疑中度過，巴不得聽到兩人的消息，又害怕聽到。哥哥這笨手笨腳的傻大個，不曉得懂不懂點到即止，早知如此，她就該悄悄跟過去才對，免得事情一發不可收拾。

聽到二門上的小廝傳話，說大少爺回來了，楚瑜忙領著盼春迎上前去，一見面就問他，「如何了？」

楚蒙的樣子果然是打了架，遍身的衣衫都破破爛爛的，沾了不少草葉的碎屑，獨有濃眉下的眸子射出興奮的光輝，他恨不得手舞足蹈起來。

也不知聽沒聽見楚瑜的問話，他撫掌大笑道：「痛快！痛快！」

楚瑜忍不住將適才的話重複了一遍，「你們在西山究竟怎麼樣了？」

楚蒙拍拍她的肩膀，依舊是那副高興至極卻又什麼都不說的神氣。

楚瑜湊近他時，只聞到他身上有一股灼人的酒氣，不曉得是從哪個下等酒館裡爛醉而歸。

這個樣子問也問不出什麼了，楚瑜沒好氣地吩咐近旁的小廝，「快扶少爺下去醒醒酒，再給他換一身乾淨衣裳。」

她捂著鼻子看小廝將楚蒙帶進去，眉心幾乎皺成了包子褶子，想了想，到廚房裡吩咐下人備下一碗解酒湯，待大少爺醒後給他服下。

盼春攬著楚瑜的手臂道：「夫人，這般看來是大少爺贏了，否則不會得意成這般。」

楚瑜鬱悶的歎了一聲，按說楚蒙贏了朱墨，她應該與有榮焉，可是她心裡卻一點都高興不起來，她現在迫切的需要知道朱墨的情況，確認他有沒有受傷。依哥哥粗腸笨肚，不會曉得請個大夫去瞧瞧，好展示一下勝者寬宏之心。

一路唉聲歎氣，回到房中楚瑜亦是慊慊的提不起勁兒來，連晚膳也懶得出去吃，

只命人送了點湯水過來。

用完膳後，她百無聊賴的坐在床沿，望著頭上青灰的帳頂。

昨日就沒見朱墨蹤影，不曉得今夜會不會過來，是不願來，還是不能來了？

想到朱墨有可能傷到動彈不得，楚瑜便覺得喉嚨發緊，彷彿有一隻手掐在上面似的，一口氣難提上來。她遂下定決心，若今晚再見不到朱墨，明日一定要遣人過去朱府探問一聲，看他是否安好。

坐久了難免發暈，楚瑜正靠著描金繡鳳的帳鉤打盹，窗外窸窣的響動吸引了她的注意，她飛快的望了望四周，見無人值守，這才躡足走至窗下，伸手將底下的人影拉了上來。

朱墨翻窗的時候沒留神，一個不慎撞上了楚瑜，磕在她的牙仁上，讓她感到一陣痛。

楚瑜正要抱怨，忽然想到朱墨素來身手俐落，今日偏偏腿腳不便，莫不是傷著哪兒了，遂嚥下不滿，關切的道：「你受傷了嗎？」

就知道這次比鬥沒好事，無論哪一個掛了彩，她都心裡不舒服。

朱墨見她心疼，便順勢做出一癩一拐的模樣來，齜著牙道：「沒事，也就腿上傷著一點兒。」

「就這樣還強撐著呢！」楚瑜訓斥道，趕緊扶他到床畔躺下，見他面色微白，額上還有些汗珠，想著當是疼痛難忍，便道：「要不要請個大夫來瞧瞧？」

至於朱墨為何深更半夜出現在她房裡，她該如何向外人解釋，她可沒想那麼多。朱墨連連擺手，聲調也變得虛弱些許，「不用，不妨事的。」又雙目亮晶晶的看著楚瑜，「要是妳給我揉一揉便好了。」

可惜他表演得太過頭了，楚瑜正打算撩起褲腿看一看他腳上的傷，聞言猛地撒手，冷嗤道：「裝，你繼續裝。」

朱墨情知自己出了紕漏，咧著一笑，順便吐了吐舌頭，做出那搞怪模樣來。

楚瑜一臉嫌棄的挨著他坐下，問道：「今天你和哥哥的比試究竟是誰贏了？」

她實在很好奇，朱墨如何能做到圓滿收場，不管他如何狡黠多智，畢竟她哥也不是好敷衍的。哥哥這人一根筋，又爭強好鬥，誰若是勝了他，他必千回百回的挑戰回去，直至扳回一局才肯甘休；反之，若是贏了，他又會四處宣揚自己的功績，誰都拿他沒辦法。

若是別人也就罷了，楚瑜可不想朱墨的面子栽在自家哥哥手上，莫說她夾在裡頭難做人，滿城的夫人千金說不定也會生吞了她。

## 第二十四章 比試的結果

朱墨見楚瑜情緒迫切，眼睛笑得彎成了月牙兒，「妳想知道嗎？」

夫妻當久了，楚瑜對他的套路摸得門兒清，面上竟是一點兒都不著急，偏過頭道：

「你不想說便算了，明日等哥哥酒醒了，我再問他也是一樣的。」

這下換朱墨急了，忙拉著她的手，「別生氣呀，我也沒說不告訴妳。」

楚瑜於是擺出洗耳恭聽的架勢。

朱墨清了清喉嚨，一本正經的道：「認真說起來，其實誰也沒贏。論騎射，妳哥

哥比我多打了幾隻雁；論拳腳和劍術，則是我略勝一招半式，所以可算作不分伯仲。」

楚瑜聽罷心裡也就明白過來，裡頭必定有朱墨「承讓」的緣故。她見過朱墨的箭術，上次前往衡陽的路上，他在行動的馬車裡都能射中天上飛的一排雁，這樣的力道與精準，哪是哥哥能比得過的，因此她有理由相信，朱墨在裡頭放了水。當然，朱墨特意告訴她，興許也是一種變相炫耀，因為他相信她一定能明白。楚瑜不動聲色地聽著，又問道：「可是哥哥回來時怎麼會那樣高興？這不像他的做派呀！」

比起勝負分明，楚蒙更不能忍受的便是平局，楚瑜無法相信哥哥竟會不纏著交手，口裡還連呼痛快，究竟有什麼好痛快的？

朱墨將手放到額下，摸了摸那裡並不存在的鬍鬚，志得意滿的微笑道：「這個嘛，就得得益於好心有好報。」

原來兩人下山途中，楚蒙那匹烏騮馬半路發起性來，將他用下山坡，朱墨飛身搭救，與他滾成一團，好不容易攔住了他，他才免於跌落斷崖。

楚蒙驚出一身冷汗，自然對這位勁敵感恩戴德，後來兩人口渴，到山腳下一間小酒館裡開懷暢飲，逕自比拚起酒量來，不消說，這回楚蒙算是徹底的對這位妹婿心服口服，因為當他喝得爛醉如泥的時候，朱墨還能像沒事人一般，喊著再來一罈呢！

楚瑜聽了簡直無語，她倒不信朱墨的酒量會好到這種程度，多半是和那酒館的老闆聯手做了某些手腳，說不定酒罈子裡裝的都是水呢，也只有哥哥這莽大個傻乎乎的受騙罷了。

不過前面那段想必是真的，莫怪楚蒙進門時衣衫破爛不整。楚瑜想著，透過燈影瞧了瞧，果然看到朱墨唇畔有一線鮮紅痕跡，想來是沁出的血絲，她不由驚道：「你受傷了？」

「沒事，一點小傷而已。」朱墨掩飾著側過頭。

楚瑜常聽人說，無故吐血多半是臟腑受損所致，這可不能小覷。她忙扳著朱墨的頭，語氣裡也多出幾分迫切來，「快讓我瞧瞧。」

朱墨見她專注查看自己的傷勢，心中一暖，嘴便不聽使喚起來，吧唧一聲，印上了楚瑜的唇。

楚瑜忙擦了擦嘴，因為心口不一，責怪的語氣亦是軟綿綿的，「你這是做什麼……」聲音忽然一頓，她將手背放到鼻下嗅了嗅，眼中頓時起了狐疑，「怎麼會有一股香味？」

朱墨躲閃的眼色揭露了其中有古怪。

楚瑜按著他的肩膀，用力朝他唇上搵去，指腹立刻印上薄薄的一層紅色。

這壞蛋竟敢用胭脂膏子冒充血跡來騙她！楚瑜幾乎氣炸，怒目相向道：「你從哪弄來的胭脂？」

朱墨朝床屨左側的梳妝箱努了努嘴。

楚瑜瞧見，牙關不禁咯咯作響，怪道她前日發現少了一盒胭脂，還以為是哪個沒

長眼的丫鬢偷去了，不好聲張，沒想到真是家賊難防。

既然血跡是假，那麼……楚瑜牢牢的盯住他，義正辭嚴地質問道：「我哥哥的馬是不是也是你在其中做了手腳？」她就不信會這樣巧。

朱墨見無可推諉，只得老實承認了。

原來楚蒙那匹馬是從胡商手裡買來的，與本地的品種大不相同，朱墨事先打聽清楚，不知從何處弄來一種生長於西域的異草，馬兒聞見其氣味便會興奮不能自抑。朱墨在下山途中悄悄將香囊打開，因此楚蒙的坐騎才會突然發狂，而朱墨趁機得到救人乃至邀買人心的機會。

這人為了達到目的，真是什麼都做得出來！楚瑜恨恨望著他，恨不得踢他還是捶他兩腳才解氣，可是說也奇怪，她發現自己並不真那樣憤恨。

按說朱墨用這樣下作的伎倆設計她哥哥，她應該扯下他一片肉才是，不過從另一方面而言，朱墨也是因為她才煞費苦心——她遲遲不肯回去，朱墨少不得和她家裡人多往來了。

想到此，楚瑜不免有些許自慚，見朱墨留神窺探她的反應，她又覺得不能就這樣算了，遂佯裝出一副兇悍模樣來，死命往他背上捶，「沒良心的！連親戚你都算計，你還有什麼做不出來！」

她下手的力道並不大，朱墨卻被她打得連聲呼痛，連求饒的話都叫了出來。

楚瑜起初不信，見他眉心攢起，不像是假裝的模樣，這才慌了神，將他衣裳一掀，只見後背上有幾處瘀青，想來是滾落山坡的途中撞上了石塊。

想到自己方才的動作可能加重傷勢，楚瑜不免有些慌亂，但這本就是朱墨自己胡來的結果，她只將他往床裡一推，嗔道：「誰叫你自作自受！」

朱墨似乎沒力氣和她繼續辯下去了，語氣微弱的道：「就讓我在這裡躺一躺吧，我想歇歇。」

裝這副可憐模樣給誰看！楚瑜撇了撇嘴，偏偏她就是很吃這一套，只能故作嫌棄的道：「隨便你吧。」

朱墨笑了笑，似乎看穿楚瑜嘴硬心軟。他靜靜躺下去，過了半晌，眨巴眨巴眼又問道：「阿瑜，你是否還在為那件事記恨我？其實我本意是為了你好，只是一時糊塗才忘了和妳商榷。」

楚瑜這時已經想明白了，只是拉不下臉承認，遂哼了一聲，「我管你是真心還是假意，可你不該欺瞞我，夫婦之道貴乎坦誠，你是怎麼待我的？」

朱墨不說話，似乎默認了自己的錯處。

他偃旗息鼓，楚瑜卻戰意正盛，追問道：「還有謝蘭的事，你也沒有告訴我，若非偶然得知，恐怕我這輩子都被蒙在鼓裡呢！」

「妳都知道了？」朱墨臉上有些驚訝，之後他赧然笑了笑，「妳才救了妳，若立刻揭穿她的真面目，我怕妳會心寒。再說了，若我倆同時到妳面前對質，妳未必會深信不疑，興許還會被那人找到可趁之機，離間咱們夫妻。」

「我是那種識人不明的人嗎？」楚瑜氣咻咻的反問道，「你未免太瞧不起我了。你與她之間，我自然是偏向你的，怎會相信外人的一面之詞？」

她這也是事後諸葛，話說得漂亮。朱墨明知事實未必如此，依舊遷就了她的說法，安慰般的笑道：「是，妳當然是分得清的，是我自己小人之心，以為妳未必肯聽。」楚瑜的自尊心得到滿足，心情大悅，也就不再糾纏了。這樁事她本來就該感激朱墨才是，畢竟謝蘭那蹄子選擇下手的對象是她。

趁著她此刻寬宏大量，朱墨悄悄將手指插到她散開的髮鬢中，把玩起那柔亮的頭髮來，一邊說道：「今日上西山之前，我命人將玲瓏送回了林尚書家。」

他只說了這一句，便再無下文，似乎等著楚瑜提問似的。

楚瑜果然直起身來，怪模怪樣的看著他，「你送走她幹什麼？這與我有何干係？」朱墨歪躺在枕上，丟給她一個「我不說妳也懂」的眼神。

楚瑜一看，這分明意指她不能容人，他才將玲瓏打發走的，不由惱羞成怒，吹鬍子瞪眼睛的看著他，「你以為我是那種愛爭風吃醋的人嗎？玲瓏算什麼，不過是個丫鬟，我何必與她計較，你即便將她收房也沒什麼。倒是你，真真是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，以為我會因此感激你不成？」

她這番話說得可謂酣暢淋漓，至於其中包含幾句真意，就只有她自己曉得。

朱墨對這隻炸毛小貓的性子摸得可謂透透的，安撫起來也得心應手，他笑吟吟的應道：「是，都怪我擅作主張，辱沒了夫人妳賢良的名聲。以後再有人往我府裡送美人來，我只管笑納便是了。」

這人可真會蹬鼻子上臉！楚瑜伸手又要捶他，卻被他大手一拉，順勢將人攬入懷中，任憑楚瑜怎麼掙扎也不放開。

懷中的小獸停止反抗，似乎是認命了——這輩子她都逃不脫此人的魔爪。

朱墨輕輕刮了刮她的鼻子，偏過頭，與她正面相視，認真說道：「阿瑜，隨我回家去吧，好嗎？」

楚瑜沒有言語，片刻之後才往他懷裡拱了拱，「你可得想個合適的由頭，不然我是不會乖乖跟你走的。」

這話就是變相的應允了，朱墨心胸舒暢，粲然道：「那是自然。」

小夫妻的彣扭至此似乎告一段落。

之後，南嬾嬾腆著老臉又去了楚家一趟，說是衛尉大人身染微恙，夫人若是得空，還請回去探視一番。

這一回楚瑜沒等何氏下逐客令自己便露面了，雖沒有明白應允，不過南嬾嬾一去，她使命盼春等兩個丫頭收拾起東西來。

何氏故作訝異，「妳還真的打算回去伺候病人呀？那種人巴不得死了才好呢，活著也是拖累咱們家的名聲。」

楚瑜不由嘀咕，母親的性子真是越來越奇怪了，以前她可不會這樣胡亂詛咒人。鑒於自己之前對朱墨的態度也沒多好，她還是嘴硬道：「不然呢？難道母親願意看著妳的女兒變成寡婦？」

何氏饒有興味的瞧著她。

楚瑜到底沒有忍住，半真半假的埋怨道：「娘，以後您別再說這種話了，憑什麼好好的咒人家？他又沒得罪您。何況眾生皆苦，誰也沒比誰強到哪兒去，您又何

必盯著他不放？」

楚蒙在一邊插嘴道：「是呀，我瞧著這位妹夫倒是很有趣的人，騎術精湛不說，勉強也能與我過上一招半式，這已經十分難得了。」他想了想，補充道：「況且，他酒量也很不錯。」

瞧瞧，男人間的友誼建立得多麼容易，僅僅是一餐酒飯便解決了。楚瑜冷眼看著，覺得跟朱墨比起來，自家的哥哥簡直單純得冒傻氣，他現在也不知自己中了妹婿的算計，還以為兩人真成了八拜之交呢。

當然，論起真實的武藝，楚蒙這位大舅兄是遠遠不如的。從這方面而言，朱墨欺騙他倒是一樁善舉。

要回去是極容易的，箱籠一收便成了，不過楚瑜由於自尊心作祟，整頓馬車時還是假模假樣的道：「都說禍害遺千年，這一位倒好，偏偏生起病來，連累我也得費心料理，哎，還以為能清閒幾日呢！」

盼春心裡暗笑，嘴上卻不得不逢迎著，「人吃五穀雜糧哪有不生病的，少不得夫人您費些心，誰叫您與大人伉儷情深呢？」

可巧楚璃從旁邊路過，甩了甩帕子道：「可不是！到底楚家的飯菜傷人，吃過幾回便得病了，為了妹妹妳的玉體著想，以後可別再回娘家來了！」

楚瑜知道這位四姊因婚事瘋魔得厲害，因此總不理她，聞言也只當是耳旁風。先前楚璃可是對朱墨青眼有加，現在倒是一心一意撲在那位喪偶的安王身上了，誰說女子的心意不易變呢？

她自己又何嘗不是？

月斜西窗，朱墨俯面向下躺在床鋪上，下身只穿了一條撒腳褲，上身則完全赤裸著，露出有力的胳膊與結實的肩背。

楚瑜看著他精壯的身量不由得咋舌，平常倒是一點兒也瞧不出來，這可真是穿衣顯瘦脫衣有肉呢。

壓抑住那點小小的不軌之心，楚瑜小心的將淡綠色的清涼藥膏塗在他後背的瘀青上——正是朱墨先前從太醫院領回的那種治傷藥。楚瑜暗暗嘀咕，沒想到這東西的用途如此廣泛。

一不留神，她指下按壓得稍重了些，朱墨輕嗤一聲，倒抽一口涼氣。

楚瑜忙停下手裡動作，關切問道：「是不是很疼？」

朱墨搖搖頭，扭著脖子望著她笑道：「不疼，要是妳平時在床榻間也這般有勁倒好了。」

這人真是，老是一臉正經的說些下流話，楚瑜都不知該如何應對。她啪的一掌往朱墨後腰擊去，痛得那人齜牙咧嘴的發出慘叫。

楚瑜滿意的俯視著他，「看你還老不老實！」

朱墨卻趴著一動也不動，似乎是只有出的氣，沒有進的氣了。

難道自己下手過重，一巴掌把他拍暈了？楚瑜很懷疑自己是否有這樣的實力，卻還是心中不安，在他肩胛上揉了揉，試探道：「敢情是睡著了？」

朱墨冷不丁挺起強韌的腰，翻身將她壓在底下，都不知他是怎麼做到的。

兩人已有半個多月不曾行房，休說朱墨貪饞得慌，連楚瑜也有些惦記那滋味，因此她的反抗就顯得不那麼真心實意，只差怯的道：「你身上還有傷……」

朱墨才振雄風，自然不能損了自己的男子氣概，很是豪邁的道：「一點小傷不打緊的。」

「不，我是說你後背上還沾著藥膏，將被子弄髒便不好了。」楚瑜澄明的雙目很是正直。

都什麼時候了還說這種話……朱墨嘀咕一句，俯下身去在楚瑜光潔如鵝蛋的臉頰上啄了一下，輕笑著道：「真是不解風情。」

楚瑜還想說些什麼，雙唇便已被他灼人的氣息封住了。

朱墨隨手一揮胳膊，綃帳垂落，只餘一室旖旎風光。

待得雲散雨收，楚瑜那未出口的埋怨便成了半真半假的呢喃，連聲音也多了幾分嬌滴滴的意味，和摻了花蜜一般。

她偎在朱墨懷中絮絮低語，朱墨安靜聽著，時不時發出一兩聲淺笑。

他見楚瑜汗濕兩鬢，身形好似嬌軟無力，將她往自己肩頭攏了攏，「累不累？我讓人送點湯飲進來。」

楚瑜捂著臉點了點頭，她沒想到朱墨能有這樣好的體力，這一夜竟和兩人初試雲雨那回差不了多少，怪道別人都說小別勝新婚呢。

自從楚瑜帶著丫鬟從娘家回來，小廚房便熱鬧了不少，早晚粥水不歇，連糕點果品也是時刻備著的。

眾人見朱墨對楚瑜這般看重，竟和王母娘娘差不了多少，哪還敢存輕慢之心，不過片刻便將湯飲送來。

楚瑜望著淺盅裡的紅棗茶，不由得起了警戒，「你還想讓我服用那避子藥啊？」

儘管朱墨的出發點是好的，楚瑜對於這種做法卻是深惡痛絕，她可不想連懷孩子都不能自己拿主意。

要是朱墨虛情假意的哄勸她回來，卻依舊騙她喝那藥，那她還是回娘家算了。

朱墨忙道：「怎麼這樣疑神疑鬼，我吃過一次虧還不夠嗎，如何會重蹈覆轍？」

楚瑜心道，吃虧的是我可不是你。不過見朱墨語氣真摯，她也就半信半疑的接過來，看到朱墨臉上的笑，她冷不防將湯盞遞過去，「你也嘗嘗。」

要是湯中做了手腳，朱墨難免會自受其害。不曉得男子喝了是不是也一樣不能受孕，不對，應該說不能生育才對。

「怎麼這樣放不下心。」朱墨歎息一聲，到底還是端過來輕輕抿了幾口，將剩餘的半盞遞還給她，「妳要是不介意，就把這碗中的殘飲喝了吧。」

楚瑜倒真是一點嫌棄也沒有，舉起碗便咕嘟咕嘟暢飲起來，喝得涓滴不剩。比起承擔未知的風險，這點小芥蒂就算不得什麼了。

朱墨雙目晶亮地望著她，笑道：「這下咱們可真是相濡以沫了。」



誰要聽他每日甜言蜜語的胡說，楚瑜剗了他一眼，對著鏡子查看自己的妝面。自從斷去那藥之後，她夜裡睡得不及從前香甜，不曉得有沒有瘦脫相。雖說女為悅己者容，可即便不為討朱墨的喜歡，她也格外注重自己的容貌，天知道他這人嘴巴有多壞。

朱墨又把玩起她的頭髮來，彷彿那是一件稀罕的玩意兒一般，而後輕聲說道：「衡陽水患一事我已如實向陛下稟告，陛下已命人尋拿趙克己，想必不日就會提交大理寺了。」

楚瑜用乾淨的帕子揩了揩唇畔的湯汁，閒閒說道：「這般看來，謝蘭也算得償所願了。」

這女孩子本就為申冤之事而來，儘管方式有欠妥當，到底還是讓她成功了。

朱墨聽她提起此事，眉眼間卻有幾分緊張，「我命人將其送往佛寺清修，妳會不會怪我？」

楚瑜挑了挑眉毛，「我是那種不分輕重的人嗎？」

何氏教她待人以善，卻沒說要像佛祖割肉餵鷹一般奉獻犧牲，何況在這件事裡頭，朱墨根本稱不上心狠手辣，他又沒謀財害命。

朱墨似乎舒了口氣，「那就好。」他頓了頓，小心看著楚瑜的臉色，「其實還有一事，我不知當不當說。」

楚瑜最是見不得有人說話吞吞吐吐的，不耐煩道：「你我是夫妻，還有什麼可避諱的。」

朱墨聽了這話便如吃了一顆定心丸，道：「實不相瞞，我才為妳提請了三品夫人的誥命，若審批得宜，想必封誥過幾日便會下來。」

他見楚瑜面色沉沉，還當她不喜歡這些虛名，豈知楚瑜心裡想的卻是另一件事。皇帝賞賜官員，多半是妻母一同得到封賞，現因朱母已經不在，承恩的才成了她。不過，她為何從來沒聽過朱墨提起他母親呢？

也是提過一次的，在那次朱墨為她沐髮時。不過她總覺得他的身世太過離奇，何以能從尚書府的一個門童平步青雲，這其中也帶些神祕色彩。

楚瑜謹慎的沒有細問，她和朱墨剛剛和好，可不能因一點小事再起隔閡。

見身畔的男子眼睛一眨不眨地看著自己，楚瑜笑了笑，「受與不受都沒什麼，既是陛下恩旨，我又何必故作清高，那樣不是太虛偽了嗎？」

她伸出纖纖玉指，點了點朱墨的胸口，「看在你這回還算識趣，居然想到用請封來將功折罪，我就不罰你日日跪那搓衣板了。」

朱墨身上帶著傷，她哪裡捨得讓他天天跪著呢，撇除這點不說，若讓下人們看見，她這個賢妻的名聲肯定保不住了——儘管楚瑜心知肚明，她自己的所作所為絕稱不上賢慧。

往事如煙般散去，兩人各自讓了一步，楚瑜往他肩窩靠了靠，心平氣和的問道：「我聽說趙克己是由安王殿下下手提拔的，當初監修衡陽河渠也有安王的人馬，這回趙克己出事，安王殿下能全身而退嗎？」

夫妻倆齊心一力，楚瑜理當對朱墨的仕途表示關切。

朱墨將她肩頭的褻衣往上拉了拉，免得受涼，溫聲說道：「陛下膝下子嗣不多，即便安王有錯，陛下亦不會認真罰他，不過陛下乃是明理之人，雖不便處置安王，卻貶斥了他府中的幾名幕僚，與趙克己過從親密的幾名官吏也沒逃脫干係。」楚瑜不由咋舌，這還叫沒罰呢，誰都知道太子身體不好，而安王與太子的爭鬥亦愈演愈烈，皇帝偏偏於這時剪除安王的羽翼，這不明擺著殺雞儆猴嗎？這叫郁貴妃與安王的臉往何處擱？也不曉得有多少人會在背後幸災樂禍。

她定定的看著朱墨，「這下安王一定恨死你了。」

朱墨面上依舊看不出懼怕來，無所謂的道：「隨便，反正天底下恨我的不止他一個。」

也罷，反正楚瑜對那母子倆本就無甚好感，蕭啟倒楣她也只有高興。

不過朱墨透露給她的消息倒是間接提醒了她，她想了想說道：「楚家那邊我也該提個醒兒，郁貴妃執意與定國公府結親，誰知道他們安的是什麼心，不能讓那些人得了便宜去。」

朱墨笑道：「妳肯勸也要他們肯聽呢，我看妳也不用替別人發愁，倒是先擔心擔心自己才是。」

「我有什麼可擔心的？」楚瑜不解。

「妳既封做誥命夫人，以後皇后還是哪宮的娘娘設宴請客，自然少不了妳的位置，逢年過節妳還可以往宮內走動走動，妳說，這算不算一件得意事？」朱墨笑得像隻狐狸，眯成縫的眼裡透露出神清氣爽的滿足。

楚瑜這才明白過來，敢情他抬舉自己的同時，也挖了個坑給自己跳。這下她別想安閒了，來去還得和宮裡各位主子應酬，自然她也務必得在人前做出恩愛無間的表象，否則那些主子娘娘問起，她總不能將家中的不和宣揚到外頭去，更不可能說回娘家就回娘家了。

朱墨這是變相剝奪了她的自由，迫使她與他牢牢拴在一起。

楚瑜恨恨的看著他，天底下怎麼會有這樣口蜜腹劍之人呢？

可是她非但不能拒絕，還得假裝高興地接受他的好意，否則他到皇后那裡告上一狀，皇后沒准立刻將她請到宮中去，她可吃不起這份殊榮與辛苦。

朱墨這廝還笑得格外溫柔，「阿瑜，妳怎麼好像不高興似的？是嫌我做得還不夠好嗎？」

夠了，夠了，只求他老人家行行好，少抬舉她些，她便千恩萬謝了。

楚瑜抓住朱墨的衣領，姿態柔軟到了極致，「怎麼會？大人對我的好我感激不盡。」她簡直欲哭無淚。